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

夫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人防也故王者必斟酌前典講求遺範順時施宜有所損益故曰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若夫改正朔易服色建廟社以脩祭法卜郊兆以定神位崇徽號以謹制度稽舊章而興禮樂巡

幸以展義封禪以告成負扆而朝諸侯拆俎而宴羣后升降上下之數周旋裼襲之制斯固從大夫之後參外庭之議者皆得以考其質文參其隆殺取稽古之理叶隨時之義然後奏之於天子者矣漢氏而下咸可徵焉觀其揚搉故實援述經義極討論之致究質文之辯非多聞彊識之士疇足以稱之哉

漢賈誼文帝時為大中大夫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損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盗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

簿書不報期會爲故將但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答爲事也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恬安也謂心以爲安以爲是適然耳言正當如此非失道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六親謂父子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弟也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也爲作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也迺草具其儀草謂草創也立其事也天子說焉而

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絳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也王吉宣帝時為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言時時一出而難常遇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于簿書斷獄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苟順一時非正道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寖古浸字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言以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界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何以不若高宗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宗享國五十九年故曰壽之者也帝不納其言吉以病去

貢禹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三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六十八者郡國之類也百六十七所宗廟

之數者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廟便殿便殿者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祠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

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儀牲卒不在數中至是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

韋玄成為丞相永光四年詔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

天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共字讀曰恭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繇讀與由同故惟聖人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

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雍篇禘太祖之詩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太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顓專同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殷大也禘諦也一一祭之也祫合也禘音大系切祫音洽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

也殺斬降也殺所列切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謂之成王是則以行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遠難也音于萬切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悼皇考于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出美人重絶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禮宜毀于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

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列王諸呂作亂海内搖動然羣后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后即位削亂秦之迹與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乃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一體謂俱為昭也禮祖與孫俱為昭帝之于昭帝為從孫故云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

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交神之禮無不清靜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重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

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脩間音工覓切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别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適讀曰嫡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脩奏可

佳衡為丞相元帝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帝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帝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皇孫皇帝共承

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内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内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脩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宗祖而不敢失不敢失禮令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脩立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

獨承叉承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脩立禮亾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隊讀曰墜）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惟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亾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毁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

人親五屬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隳繼烈以下五廟而遷隳毀也音火規切　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禄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父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不得信尊其母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即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信讀曰申　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

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脩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日令善也謂吉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此

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共讀曰恭）皇帝願復脩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于禮不合）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緣遠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

其福祉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與讀曰預下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成帝即位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按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孝

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衡又與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祭地曰瘞薶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帝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谿谷中阨狹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

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共音居用切張讀曰帳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保養也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于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

于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折祭地也太折為于壇所折地為方澤之形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合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

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聰與忽同承天之
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
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
言言少從多之議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
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
當從之義皆著于經傳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
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
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

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如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漢書儀云祭天用緑綺席六重用玉几飾器凡七十女樂即使童男女俱歌也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祀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秸音皆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脩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脩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脩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也秦文公宣公所立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立北時

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北時未定時之所立不宜復脩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平當成帝時為博士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説其意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曅音于折切下大夫博士等議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脩廢官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時

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濶不講講謂論習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絶表微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區區小貌以好學脩古能有所存存意于禮樂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被猶覆也脩起舊文放

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風示海内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劉向成帝時為中壘校尉揵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濵水涯也）議者以為善祥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后答釋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過差謂刑罰失錯也）

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削者謂有所削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于此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舍廢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誖乖也音

布内切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絶繇不習五常之道也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所常行之也夫承千載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禮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饕音土高切詖音彼義切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敺與驅同故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孝經注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后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立而哀帝即位乃止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髙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侯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以為子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

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門郎段猶等復奏言（泠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音尺孕切）置二千石以下各共其職（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帝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

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

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以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墮亦毀也音大惟切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帝意

孔光哀帝時為丞相與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

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禄勲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竝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強

於今匈奴是也至周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爲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威畏而來服也嘽音他丹切推音他回切故稱中興其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綫縷也音思薦切春秋紀齊桓公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左衽夷狄之服

言無管仲在齊征討則皆將為戎狄也是故襃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為伯首伯讀曰霸及漢興冐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

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罷讀曰疲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昆音下門切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樂音來各切浪音郎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婼音而遮切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

橅可見（橅讀曰模）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

日而殯三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殺音所例切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于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康之子雍已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

三宗以勸成王（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繇與由同）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灾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明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剪字

與髴同茇音步各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去除也殺漸也去音立呂切殺音所例切其下並同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

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祧音他堯切墠音善大禘則終王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以情推予以子光祖勿得人心禮何所建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虛讀曰墟失禮意矣

王莽平帝時為大司馬元始中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蔡義也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脩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

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二父違于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考祖考廟奉明園毀勿脩奉明園悼考之園也皇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莽又奏言王者以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王

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帝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詐伏誅廼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

曰令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一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𠮷古以字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𠮷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

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墜古地字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盖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也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

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鄉讀曰向下同）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每古畝田字）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同牲一燔尞瘞薶用牲一（尞與燎同）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尞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

備弟讀曰悌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與集同此天地合祀呂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合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子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

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順天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無復脩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祀五徙焉後莽復奏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瞻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

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兊為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兊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宫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

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黄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羣神已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黄靈后土畤及日廟北神北斗塡星中宿中宫于長安城之未隆塡與鎭同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歳星東宿東宫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

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共與供同）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為農求甘雨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紼以縮車索也言當祭則越紼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也）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

社未立官稷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所謂大社也特又立官社配所謂五社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種穀樹穀樹柘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七十四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謄録監生臣姜介熙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二

後漢杜林為侍御史光武建武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光武亦然之林獨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

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繇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宜如舊制以觧天下之惑

張純為五官中郎將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建武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年以來宗廟奉祀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

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
陵節侯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
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竝列以卑厠
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
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
不繇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
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
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

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祀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祀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雒陽髙廟成帝以下祀於長安髙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乆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廢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

毁廟及未毁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毁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兹八年謂可如禮施

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曹襃章帝元和初為博士二年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竝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於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隳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襃省詔乃嘆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聖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

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廵旣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詔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宫東觀盡心集作褒旣受命乃次序禮事以凖舊典雜以五經

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張奮和帝永元中為司徒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盛德數下詔書愍傷隳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駮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奥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三年更詔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

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以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讓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

陳忠為尚書安帝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

縣官者父母死未滿三月皆無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祋）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

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制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弊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

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宜豎不便之竟寢忠奏

周舉為大鴻臚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冲幼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吕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

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蔡邕靈帝時為郎中上封事曰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宫內産生及吏

卒小汗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忌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産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

荅風霆災妖之異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後為左中郎將奏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夫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

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儀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於太祖

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魏董遇漢末為黄門侍郎旣詣鄴轉為散冗嘗從太祖西征道遇蘇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位旣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

常林為太常明帝太和中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襃成侯歲時奉祀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

祀今宗聖侯奉祠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
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
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絶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
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
祀不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堯舜之後及三恪禹
湯之世不列於時或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以上達於
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
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

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高堂隆青龍中爲侍中領太史令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王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明帝從其議

晉杜預爲尚書武帝太始十年既葬楊皇后於峻陽陵依舊制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

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

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繇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絶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

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遠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喪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

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喪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

以今制將使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

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

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繇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菅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

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於時預營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

學疏畧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
古典然不埀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
諒闇之禮愼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絶於殷宗天下歌德
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
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
雜錯其閒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
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
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

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皆曰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唯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朞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

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别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寛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有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

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便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宮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竊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

諒闇終制於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
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博採典
籍為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
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證以弘指趣其
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一隅明其會歸以
證斯事
魏舒為左僕射領吏部太康初上言今選六宮聘以玉
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為拜三

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
典制為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
華嶠為散騎常侍太康六年奏議曰先王之制天子諸
侯親耕耤田千畒后夫人躬蠶桑宫今陛下以聖明至
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
未光蠶禮尚闕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耤
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
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備縣中閒務多未暇崇

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躬於西郊蓋於藉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議

朱整爲尚書武帝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疋及納徵馬四匹

皆令夫家自備帷幛官為具致之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疋晉興故事用絹三百疋詔曰公主嫁繇夫氏不宜皆為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幛餘如故事傅咸為車騎司馬晉初仍魏大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二社一稷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

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幷二社之祀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耤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耤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内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

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

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
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冕
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令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
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
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
被勑尚書召誥乃社於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
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

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茍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社設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奏表以為祭法

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
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
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
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
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
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也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
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
舊議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為臣按祭法王為羣姓

立社曰太社王自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祝社釁鼔王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於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

斐然執古正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雒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頼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摯虞為尚書郎先是明堂郊祀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

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竝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幣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

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又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

不答拜晉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
拜虞以爲禮妾事女君猶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朞女君
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
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絶陵替之漸峻
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又漢
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晉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
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虞以爲孝
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

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賈充武帝時為司空尚書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為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

東晳為賊曹屬惠帝元康六年禖壇石中破為二詔問

石毁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縣既已毁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晳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鐫

謝衡為散騎常侍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通議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

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
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
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為升降也微斬與大
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于無服以
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
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
孩亂之謂也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
以天子之尊為無服之殤行成人制耶凡諸宜重之殤

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秘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𨒪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絶朞故也於是從之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三

晉袁瓌元帝中興為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寃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為招寃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寃葬越遂下詔禁之

丁潭為琅邪王裒郎中令元帝建武元年裒薨潭上疏求行終喪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以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於後輙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廷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効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繇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

也非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
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
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
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
一也故禮盛則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
諸侯不行三年主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
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
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

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為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諸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鍾雅為尚書右丞時元帝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

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

孔愉為中書侍郎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

臣自攻也按尚書符云若日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輙勑外改之

賀循為太常太興初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頴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

漢之武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
未諭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
之理繇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
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惠
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世為
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
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
出尚未輕論況可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

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葢有繇而然非為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尚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以特在本廟且亦

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旣輕重義異又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輙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為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頴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

世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冊復高祖以上三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叙又遠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竟從循議焉循又奏元帝父琅琊恭王宜稱皇考循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元帝納之

温嶠為驃騎長史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

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
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言今
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
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
傅純竝以為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室當以客
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
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成七廟之禮嶠
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劒振起不

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𤅢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

下壼為尚書令明帝太寧三年三月立皇子衍為皇太子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革今衍幼冲之年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壼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尚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

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

闔朝同拜從之

荀奕為侍中成帝咸和中時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

王導及慱士郭熈杜援等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

敬侍中馮懐議曰天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

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奕議曰三朝之

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

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為詔則云敬問散

騎優册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况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同得詔從之

王導成帝時為司徒先是會稽内史周札兄子筳為吳興内史王敦使人告札及諸兄謀不軌殺之敦死札筳故吏訟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座尚書卞壼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筳兄弟宜復本位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

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奸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

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道重議曰省今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恊亂政信敦匡救茍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圖以

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營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恊之亂政不失爲臣之真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耶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衞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恊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之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

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謚遠逆黨順受戮夷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遵禼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

蔡謨為太常咸康四年成帝臨軒使拜太傅太尉司空

儀注大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享則無設樂之制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享宴享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享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也公使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

王享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臣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虞譚為衛將軍咸康七年詔使內外詳議武悼楊后配廟之儀譚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往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

帝追復號謚豈不以繇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遂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詳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讐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

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𩑔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於時祭於弘訓之宫未入太廟葢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復之為非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

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
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於世祖之廟也會稽
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
廣光禄勲留撣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懐散騎常侍
鄧逸等咸從潭議繇是太后配食武帝
顧臻為散騎常侍咸康七年上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讃
揚治道養以仁義防其滛泆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
行之正音恊八風以陶物宫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

而率禮絃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民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踢天頭以履地反兩儀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敵人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費日廩五升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簒修備樂簫韶九成

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於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於是除髙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稟其後復髙絙紫鹿焉
顧和為太常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用同陽月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

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
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别立北郊同用正月
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為禮祭天
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
後為尚書令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竝為庶母制服
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
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
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於周

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縣踈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冐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與為非則政道陵遲縣乎禮廢憲章頹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謝尚康帝時為司徒西曹掾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

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将以繼百世
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間父子乖
絶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兹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
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
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冐榮苟進冐榮苟進
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
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
況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耶

殷融為太常穆帝即位幼冲褚太后臨朝時議后父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竝以虞舜漢髙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為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覿則嚴父為允融議依鄭玄議衞將軍裒在公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事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為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

之
孫綽為尚書郎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
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
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
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為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
是為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
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
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

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屈以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絶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於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大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緯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

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帝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為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

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祭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

故正室猶十一也

王彪之為太常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遂建議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甲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來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

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后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

何琦為涇縣令升平中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於天所以昭告神祇享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

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紀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祀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兹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畧之内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水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祀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蠧而山川大神更

為簡闕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䵷漸以繁滋良繇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廵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圯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辭說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江霦爲尚書僕射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大司馬
桓温議宜稱太夫人霦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
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
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
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
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
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加父
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

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大
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誄長賤
不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况敢錫之以榮命邪漢
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為孝莫大於嚴父而
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來上賈貴
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致也蓋聖典
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人不審直
子命母耶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

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為皇帝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恵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溫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

以夫人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以下詔拜皇太妃又詔曰朝臣不為太妃敬為合禮下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

孔嚴為尚書左丞隆和元年詔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洪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廷親執虔肅嚴奏曰洪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疑殆行事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

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
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嘉之而止
江逌為太常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
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奠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
逌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
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為祀
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
儀天子所親之祀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

陰在於別宮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座行躬親之禮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處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

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逌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𥁞之時事今彊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捲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

不以為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青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畧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必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鈌畧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

錯綜之禮不可一數誠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

逌又陳古義帝乃止

徐藻爲太學博士孝武太元九年崇德太后褚氏喪后

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藻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

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

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

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范甯爲中書侍郎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甯奏按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庾弘之爲博士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坐與太子先後弘之及尚書叅議竝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

徐邈爲祠部郎中孝武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

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邈議圓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實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亡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

支裔援立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隂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托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辯按易

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禮四主故竝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胄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又元帝鄭夫人生簡文帝孝武太

元十九年尊號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别考仲子之宫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繇於臣子故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車胤為侍中領國子博士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衣服胤議朝臣宜朱衣構幘拜敬

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戕慶太子稱
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
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
朝宜褠幘而已朝議多同又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
臣奉賀應上禮與不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拜伏
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
以表其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
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

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上禮奉賀同徐邈又引一有元良慶在於此封諸侯及新宫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劉憙為祭酒時中山王睦表乞依六蓼祀臯陶鄫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憙與博士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則立始祖之

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竝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竝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五